

YE ZHAOYAN

叶兆言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本散文集中的《旧式的中学校长》和《旧式的教师》写于十多年前，那时候研究生刚毕业，女儿已经三岁，阮囊羞涩，需要钱贴补家用。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给中学生看的报纸打工，让我给他写点稿子，我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四十多篇小稿子，取名为《旧话新说》，专谈过去的中学生。谈当年的女子学校、教会学校、留学热、教科书，以及各式各样的生活场景，用的是我父亲的笔名。当时一些中学生和老师都认定“谈风”是位老先生，写信来问这问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部分文字从来没有收过集子。这次只选其中的两篇，重新改了一下，主要是删字。经过十多年的写作训练，回头看旧作，文章意思没什么大问题，改了就不是原来的文章，但仍然可以斟酌的。语言训练是，写文章反复改。所谓改，也是在文字上下功夫。我写了这些文字有亲身经历，更写到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好。比较之下，“深入生活”更欠缺一些。曾见过晚清书家李瑞清的一副对联，意思也好：“何必行千里，自然生远心。”我常用这话来给自己打气壮胆，因为没有“远心”，天天坐飞机出国旅游也没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哪儿都有山有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青山绿水白草红黄花，心里有，眼睛里也就有了。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我喜欢阅读，也真心希望喜欢阅读的读者，能够翻翻我写的东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本书如果没什么读者，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自己做得不好。睡不着觉怪床歪，自己没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好。比较之下，“深入生活”更欠缺一些。曾见过晚清书家李瑞清的一副对联，意思也好：“何必行千里，自然生远心。”我常用这话来给自己打气壮胆，因为没有“远心”，天天坐飞机出国旅游也没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哪儿都有山有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青山绿水白草红黄花，心里有，眼睛里也就有了。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我喜欢阅读，也真心希望喜欢阅读的读者，能够翻翻我写的东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本书如果没什么读者，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自己做得不好。睡不着觉怪床歪，自己没有

44.628
504=10

YE ZHAOYAN'S SELECTED PROSES

叶兆言散文



44.628

504=10

兆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策 划：邹 亮
责任编辑：邹 亮
封面设计：梁 珊
人像摄影：速泰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兆言散文/叶兆言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10
ISBN 7-5339-1381-7

I. 叶...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207 号

叶兆言散文

叶兆言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226 千字 印张 12.375 印数 00001-10000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81-7/I·1235 定价：19.80 元

自序

这本集子中的《旧式的中学校长》和《旧式的教师》，写于十多年前，那时候研究生刚毕业，女儿已经三岁，阮囊羞涩，需要钱贴补家用。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给中学生看的报纸打工，让我给他写点稿子，我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四十多篇小稿子，取名为《旧话新说》，专谈过去的中学生。谈当年的女子学校、教会学校、留学热、教科书，以及各色各样的生活场景，用的是我父亲的笔名。当时一些中学生和老师都认定“谈风”是位老先生，写信来问这问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部分文字从来没有收过集子。这次只选其中的两篇，重新改了一下，主要是删字。经过十多年的写作训练，回头看旧作，文章意思没什么大问题，改了就不是原来的文章，语言文字上仍然可以斟酌。语言训练是没有底的，古人写文章反复改。所谓改，也只能亡羊补牢，在文字上下功夫。我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这些文字有亲身经历，更多的却是从书上得到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好。比较之下，“深入生活”更欠缺一些。曾见过晚清书家李瑞清的一副对联，字好，意思也好：“何必行千里，自然生远心。”我常用这话来给自己打气壮胆，因为如果没有“远心”，天天坐飞机出国旅游也没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哪儿都有山有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心里有，眼睛里也就有了。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我喜欢阅读，也真心希望喜欢阅读的读者，能够翻翻我写的东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本书如果没什么读者，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自己做得不好。睡不着觉怪床歪，自己没有远心，却指望别人去发现，当然是个笑话。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一日 河西碧树园

目 录

自序	1
一百年前的南京	1
路曼曼其修远兮	9
中山陵前的仪式	19
学府梦寻	29
家书抵万金	39
民间的相册	49
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	59
南京男人	68
南京女人(上)	76
南京女人(下)	83
南京的吃	90
南京的喝(上)	99

南京的喝(下)	107
南京的玩	115
南京的乐	124
文学少年	131
文学青年	141
对母校的记忆	150
大学时代的体育热	154
纪念	157
红沙发	184
人·诗·音乐	191
陈瘦竹先生	200
对《雨花》的一次回首	203
徐老师	214
纪念一个朋友	217
回忆两个人	225
从傅抱石看中的一方印说起	235
拿到新房钥匙以后	244
过年	250
旧式的情感	269
旧式的中学校长	272

旧式的教师 280

闲话章太炎 289

闲话蒋百里 294

闲话陈寅恪 298

闲话李叔同 303

闲话齐白石 307

闲话张大千 312

闲话傅抱石 317

闲话郁达夫 322

闲话周瘦鹃 326

闲话苏青 330

闲话张爱玲 334

周氏兄弟 341

阅读吴宓 363

一百年前的南京

一百年前的南京，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来描述最合适，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南京度过的。鲁迅在这里接连上过两个学校，分别是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虽然他自己对这段学习生活不是很喜欢，但是并不妨碍他成绩的优秀，而且最后被保送到日本留学。江南水师学堂在辛亥革命以后，曾改名为“雷电学堂”。鲁迅觉得这很像是《封神榜》上的名字，后来写文章，专门有过一段议论。周作人在南京待的时间更长，一共有五年，所以他文章中，对于当时的描写就更多，更细致。

一百年前的南京，自然是破烂不堪的。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相比，早在一百年前，已经无法比拟。落后从来就不是一天造成的，俄国的彼得堡富丽堂皇，许多建筑都是一百多年前竣工，当时就那个模样，经过一百年风风雨雨，巍然不动，风采依旧。在南京找不到什么百年老屋，我们把这些归结为战争，譬如内战，譬如外患。彼得堡也曾遭受德军的狂妄滥炸，从化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来谈，这座

城市受到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南京，但是俄国人硬是挺住了，很多厚实的老房子保留完好。石结构的房子经过岁月的考验，其优越性便能充分体现出来，我们的建筑大都是木结构，虽然有看上去很花哨的防火墙，一场大火往往还是烧掉一大片。

一百年前的南京，相对于北方来说，要平静许多。戊戌变法半途而废，北方正在闹义和团，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京此时不在矛盾的旋涡之中，有一种置身于外的平安无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时的北方社会，正好和前些年南方的战乱相仿佛。太平天国给六朝古都南京带来了一系列不太平，南京人在动乱中饱受惊吓。太平军来，攻城，定都，以后清军来，围剿，你攻我守，反反复复，打来打去。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太明白，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清军都驻扎在南京郊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像把钳子，一直对着太平天国的喉咙。这是一种很荒唐的对峙状态，遭罪的是老百姓。太平天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根本谈不上太平，小战天天有，大战三六九，曾国藩的湘军最后打下南京，猛杀了一批人，此后几十年里，民间提到“长毛”之乱仍然心寒。

一百年前的南京，太平天国已成往事，毕竟三十多年过去，市民们正从惊惶中醒过来。随着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战乱的创伤成了往事，南京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一切都在恢复之中，此时的两江总督是一代名臣张之洞，张是

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在清末的“新政”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上海虽然崛起，东南大城市的首席位置还暂时轮不到它。南京仍然是东南第一重镇，坐镇在此的两江总督，是一个十分显赫的要员，和别的封疆大吏相比，两江总督不仅是大军区的司令员，还相当于大清帝国的后勤部长，必须源源不断地为清政府提供财政支援。富庶的江南一直是中国政府经济支柱，俗谚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两江总督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辖区的稳定繁荣。稳定是繁荣的基础，疲惫不堪的中国经济想得到复苏，最重要的还是先得稳定。

一百年前的张之洞已经老态龙钟，老并不意味着一定糊涂。张之洞是历任两江总督中，为南京做实事最多的一个官员，南京最早的铁路公路，最大的工厂，第一所大学，都和他分不开。

南京的生机，说出来有些尴尬，那就是先繁荣秦淮河。作为明白事理的地方长官，都知道要想让南京这座城市有活气，两大举措不可避免。一是迅速恢复科举，为国举士，给读书人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有了这样的机会，读书人就不会闹事，因为读书产生的荷尔蒙，得有地方发泄才行。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是看轻了读书人。事实上，造反能成气候者，还非得是知识分子。太平军在南京定都的第二年，就开科招试，固执的洪秀全在这一点上，倒不糊涂。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清政府入关之后，除了

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失时机地恢复科举，用高官厚禄，收买了汉族的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骨气的终究是少数，读书人再清高，一到科举制度面前，什么脾气都没有。

恢复南京繁荣的另一举措，是“效管仲设女间”，开放被禁止的妓院，有了红灯区，商业以及一切和妓院配套的行当，顿时蓬勃发展。洪秀全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他显然是个禁欲主义者，不仅自己的军队设男营女营，不允许有自由的性生活，而且把活跃在秦淮河两岸的娼妓统统取缔。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把妓女和嫖客都撵到上海的租界去了，于是立竿见影，租界立刻繁荣，秦淮河立刻萧条。不能说洪秀全的失败和禁娼有必然联系，太平天国灰飞烟灭之后，从被誉为“一代完人”的曾国藩开始，到后来的历任两江总督，无一例外，对秦淮河的娼妓，采取的都是纵容态度。

秦淮河的开禁确有速效之功。上海租界的妓女有很多又回来了，身揣万贯的富翁也闻风而来，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据史料记载，秦淮河开禁直接影响了上海的经济，租界人口骤减，工商业随之萧条。但是，“娼盛”不可能带来什么真正的繁荣。六朝金粉，秦淮风月，那些已经远逝的繁华景象，一去不返。封建社会不可能起死回生，昔日的辉煌永远不会重来。一百年前的南京，破烂不堪，乌烟瘴气。这个古老的城市，和同样古老的中国一样，早就病人膏肓，无灵丹妙药可治。

科举制度和秦淮粉黛，挽救不了古城南京，秦淮河藏污纳垢，桨声灯影醉生梦死。陈独秀在自己的自传中，曾写到世纪之交参加科举的一段经历。一八九七年八月，陈独秀从安徽来南京参加乡试，在考场上，他的注意力无论如何也集中不了，原因是过去的两个小时，他一直在发呆。一个考生的怪模样老让陈独秀走神，这个考生头上盘着一条大辫子，一身肥肉，或许是天气太热，八月的南京酷暑难熬，他竟然在考试的小号舍里赤条条地来回走，一边走，一边呓语：“好，好，今科必中！”陈独秀因此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想到这帮“动物”如果得了志，国家和人民将如何遭殃。

陈独秀将众考生参加科举比喻为一场“动物展览会”，所谓乡试，无非隔几年便把这些猴子狗熊搬出来出一回洋相。科举制度的优越性不复存在，“明经取士”、“为国求贤”，都成了蒙人的鬼话。封建社会终于走到尽头，末日气氛笼罩南京城头。一百年前的南京死气沉沉，一百年前的南京成了旧时代的挽歌。旧南京寿终正寝，过不了几年，科举制度将彻底废除，同盟会将成立，清王朝将被推翻，这是一个地道的新旧交替时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南京不得不变，不得不脱胎换骨。

周作人谈起在南京读书的情景，说了一个笑话。当时所谓新式学堂里，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讲地理，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这样的笑话在一百年前多如牛毛，由此也可见当时的

社会风气。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南京读新式学堂，刚开始颇有些被人看不起，譬如鲁迅的本名是周樟寿，鲁迅的叔祖认为本族后辈进学堂当兵是不体面的，不宜拿出家谱上的名字，所以就帮鲁迅改名为“树人”。后来很多文章，把周树人当做鲁迅的本名，应该说不准确，同样的道理，周作人的本名是周遐寿。一百年前，新派和旧派尖锐对立，互相看不起。旧派看不起新派，这只是暂时的，新派看不起旧派，却是永久的，而且有一种大获全胜的得意。阅读周氏兄弟笔下一百年前的南京，这种印象尤其深刻。

自曾国藩以后，两江总督的职位，经常由汉人来担当。从表面看，当时的民族矛盾已经不怎么激烈，汉人奴化，满人汉化。男人脑袋后面拖着一条猪尾巴，这是满人给定的规矩，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女人是一双小脚，所谓三寸金莲，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遗产，满人女子并不裹脚。男人辫子女人小脚，这是双方让步妥协的结果，在一百年前，还没有人敢向脑袋后面的辫子挑战，因为割辫子要掉脑袋，要割必须躲到国外去割，在国内，新派人物要想有所作为，只好大张旗鼓地反对裹小脚，于是有了“天足会”一类的组织。

民族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民间的反满情绪偷偷地酝酿。当时南京的东郊驻扎着清政府的旗营，这些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大兵，作威作福，常常欺负南京居民，一见到有人到兵营附近便吆喝，并且气势汹汹地投石子。这种做法有些荒唐，南京人因此很生气，胆大的偏偏骑了马去兜

风示威，鲁迅和他的同学就不止一次这么干过。这么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表示汉人并不害怕他们满人。谁都知道，到了一百年前，八旗子弟组成的绿营兵，吃喝嫖赌精通之外，早没有战斗力，十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以民团和起义新军组成的江浙联军，不费什么事就拿下了南京。

随着帝国主义洋枪大炮一起来华的传教士，成了新派人物可利用的对象，有时候干脆成为有力后盾。教会势力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义和团运动很快不成气候，南京的传教士和教民，度过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气焰与过去相比，没有任何收敛，反而由于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变得比过去更加嚣张和有恃无恐。洋人的特权显而易见，做官的和当老百姓的都得让上三分，在南京街头，见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到处活动，见缝插针，我们今天如果想重温当时的情景，传教士留下的照片和文字便成了最好的证据。

教民的数字显然被夸大了。为了降伏古老的中国人，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使用了糖衣药丸，办了各式各样的救济所、难民营、医疗所、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西式洋房成了南京市内最重要的建筑物，这类洋房有的至今保存完好。人们在饥饿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包括打算接受教育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传教士们的善心，他们其中的一些，也许会跟着祈祷，甚至入教，但是真正信教的人，仍然是少数和极少数。大多数教民都是实用主义

者，只是在吮吸糖衣药丸上的那层糖衣，一旦甜味没有了，便把药丸吐了完事。

现代化的雏形开始在南京出现，洋务运动初见成效，金陵机器制造局成为南京最大的工厂，这里生产的枪炮，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国产货让人不敢放心，一百年前就这样。比较有实效的是修路，修铁路和公路，这些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举。多少年来，水上交通一直占据着主要位置，像鲁迅和周作人来南京读书，就不得不坐船，然后在下关码头上岸。陆路交通的良好前景已初露端倪，沪宁铁路成了一块大肥肉，英国人以极其苛刻的条件，与清政府签订了《沪宁铁路借款合同》。这是一条黄金通道，等到它修好，当年的客运量就达到三百多万人。在今天这样的客运量不当回事，在一百年前，可了不得。

路曼曼其修远兮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很多有志向的年轻人都喜欢写下来，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激励自己。这里的路，自然是指前面的路，人活着，就得往前看。前途光明，然而光明并不等于一帆风顺。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道路就一定曲折。人活着，不能总往前看，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有时候，未必就真是走投无路，人们也不妨歇下脚来，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足迹。

在与南京有关的老照片中，我所见最古老的一组，摄于一八八八年。不看文字介绍，还真不明白怎么一回事。就说那张鼓楼旧影，拍摄者大约是站在今日的珠江路口，架着老式的三角架，忙乱了好半天，才为后人留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显然是位外国人，因为一百多年前，摄影这门技术，也只有洋鬼子才能掌握。照片上的历史，有时胜过一大堆洋洋洒洒的文字，不过一百年出头一些，当时南京鼓楼一带，竟然如此荒凉。时至今日，谁都知道从鼓